

元好问在郾城的朋友圈

■蔡慧娟

“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”这句千古名句，出自金代元好问的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。可能很多人都会因此句而知道元好问。孤陋寡闻的我就是如此，却不知道元好问曾在郾城住过，并且写过与郾城有关的诗。我也是在看1934年版的《郾城县记》时，才了解到元好问与郾城的渊源颇深。《郾城县记》记载了元好问为郾城的风物人情写的四首诗。

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、文坛盟主，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，被尊为“北方文雄”“一代文宗”。元好问在正大三年（1226年）任河南镇平县令。正大四年，改官河南内乡县令。其后因母亲张氏身故，元好问丁忧居内乡白鹿原。又应邓州节度使程矧之邀，赴任幕僚。不久，蒙古军攻陷凤翔，移刺璘投降，元好问借机辞去幕府。正大八年（1231年），元好问调任南阳县令。纵观元好问的生平，他当在这段时期内往来郾城。元好问在《范宽秦川图——张伯玉死后同麻征君知几赋》诗后有一个跋尾说“予七年前过郾城”。明确说明其在郾城住过。据考证元好问过郾城在癸未，故此诗作于正大六年己丑，元好问四十岁时。

元好问写了与郾城人物有关的诗共有五首，并且附有注。《郾城县记》记载的其中的一至四首。五首诗分别是《澶亭同麻知几赋》《澶亭》《澶水——闻郾城张伯玉卜作》《范宽秦川图——张伯玉死后同麻征君知几赋》《常仲明教授挽辞》。从这五首诗及其注中可以了解到元好问当时在郾城的生活和交往，了解到他曾在郾城和友人迎来的送行的、唱和答酬的情景一斑。

元好问生活在宋金对峙和金元动荡之际，加上他自己科考和仕途的不顺，坎坷的命运决定了他诗歌里描述的人和物都非常有特点。比如他屡次提到的张伯玉和麻九畴，比如“澶水”和“澶亭”。“澶水”即现在的沙河，“澶亭”就是建在“澶水”边上的一座小亭子。有关“澶水”和“澶亭”很多文献资料上都有介绍，在此我就不赘述了。就让我们跟着元好问的朋友圈来聊一聊郾城当年的那些名人逸事吧。那时的郾城应该生活着一群和元好问兴趣相投的人。

先说麻九畴。

麻九畴，生于1183年，卒于1232年，字知几，号征君，易州（今河北易县）人，一说冀州（今河北任丘）人，金代文人、医家。元好问《中州集》卷六选其诗三十一首。

如果把元好问和麻九畴放在一起比较的话，就会发现他俩有很多相似之处，真可谓

不是衣锦还乡

尽管是初秋时节，但北方已有了些微微的寒意，枝头的浓绿深处间或就有些许的黄叶飘落下来，似乎在昭示着今年的秋天要比往年来得早些。

北京城外，一辆简陋的小驴车在路边稀疏的小树林停着，陈福高靠着小树，看着不远处陈星聚正和前来送行的朱木言话别。

朱木言和陈星聚同时返京，虽然他们只是在仙游因为洋人的事情有过交集，但这个进士出身，并且在总理衙门当了几年差的六品道员，对陈星聚在仙游任上的所作所为还是十分佩服的。同时，他亲眼看见这个已经被摘了顶子的六品知县死而复生又被委以重任，特别是新领的差事本应该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显然，这个非正途出身且又无任何过人之处乡下老倌，一定在朝中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根基，要不然，纵观整个大清朝臣，有哪个敢和正如日中天的议政王较劲，并且能说服太后改变已成事实的决定呢？最终，他得出的结论是，陈星聚在朝中一定有着一般人撼不动的根基，而和这样的人交往，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弊。因此，在京的这段时间里，他曾几次到会馆看望，并就陈星聚所感兴趣、又是自己所长谈的洋务和盘洋述，二人相谈甚欢。然而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正圣眷优隆的陈星聚到底没能逃过一劫，仍然没能逃过铺盖回家的下场，只不过把“永不叙用”改成了“回籍候缺”。他有些失望，但同时也抱有一丝侥幸，“候缺”二字包含的内容太多。不在官场，是很难把握这里边的妙处的，而朱木言却是司空见惯，并亲眼见过许多高官罢了升，升了又罢，甚至越罢官当得越大的现实，眼下这个陈星聚已经一起一落，谁能说他不会再起呢？谁又能说他再起到什么程度呢？朱木言明白，时局难料，陈星聚眼下的落魄未必就是最后的结局，自己不会做雪中送炭之事，但在此时有个态度应该不是坏事吧？因此，在得知陈星聚离京之日，他还是赶来送行了。此刻，她颇为动情地拉着陈星聚的手说：“耀堂兄，你我海边相会，又同回京畿，一路下来，对兄之家国情怀由衷钦佩，没想到会……唉！自古英雄多磨难，以兄之才具，朝廷说不动什么时候就让你复了，兄暂且回归田园清闲一下，也许不是什么

是兴趣相投的人。在某种程度上说，正因为麻九畴和元好问境遇大致相同，所以二人才惺惺相惜。

麻九畴在《金史》上有传。麻九畴是当时少有的神童，传记说其“三岁识字，七岁能草书，作大字有及数尺者，一时目为神童”。而元好问也是自幼聪慧，有“神童”之誉。《元诗选》上说元好问“七岁能诗，有神童之目”。

《金史·麻九畴传》曰：“九畴性资野逸，高蹇自便，与人交一语不相入，则径去不返顾，自度终不能与世合顷之，复谢病去居郾城。”元好问在《范宽秦川图——张伯玉死后同麻征君知几赋》的注中说自己“予亦偃蹇而去”，虽说是因为当初张伯玉的清高简慢，自己也“偃蹇而去”，但也从侧面说明元好问也是个“高蹇自便”的人。

两人都为《范宽秦川图》题过诗，并且两人的情感是惊人的相似。麻九畴在看到《范宽秦川图》时，已然忘了是在观赏画图，看到的满眼是君臣家国之事，人事变迁之态，万般感慨之情。其诗后四句云：“兴亡自取不足吁，可怜神州为盗区。贪徼往古山川事，忘却题诗赏画图。”而元好问在看到《范宽秦川图》时看到的也是山河的流离变故，流露出的是极其惘然的情绪。其《范宽秦川图——张伯玉死后同麻征君知几赋》中的一句为：“浮云未清白日晚，矫首四顾心茫然。”

两个人都有文名，都是词赋大家且科举受挫。麻九畴在开封府参加考试，词赋第二，经义第一。然而“及廷试以误，出士，论惜之。已而，隐居不为科举计”，麻九畴一考误终生，此后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。金哀宗正大初年（1224年），师从麻九畴的王说、王采苓以年幼而中第，金哀宗认为能教出这样学生的老师一定了不得，因面注意到了麻九畴，况平章政事侯挚、翰林学士赵秉文又联名举荐麻九畴，所以金哀宗特赐麻九畴户部进士第，但其以病未拜官告归。金哀宗进而再授其为太常寺太祝权博士，麻九畴这次在很短时间内就应奉做了翰林文字。元好问从十六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，屡试不中，直到兴定五年（1221年），第六次参加考试时已三十二岁的他进士及第，但因科场纠纷，被诬为“元氏党人”，便愤然不就选任。正大元年（1224年），到他三十五岁时，元好问又以考试成绩优异得中科举，这次是宏词科登第。

两人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人。麻九畴“再试南省复然，声誉大振，虽妇人小儿皆知其名”，就是连妇孺小孩都知道麻九畴的大名。而元好问也是交友广阔。据郝树侯等人著的《元好问传》介绍：“元好问的朋友遍及当时的三教九流，既有名公巨卿、藩王权臣，也有一般的画师、隐士、医师、僧道、士人、农民等。有人考证，其有文字可据者达五百余人，例如被尊为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的李杲、张从正，可以说元好问也是相当活跃的社会活动家。”

两人有共同的朋友。当时很多名人都是两人共同的朋友，如名医张从正，翰林学士、文士领袖赵秉文，状元、礼部尚书杨云翼，三人翰林院的京兆尹判官李纯甫，河北路真定府学教授常仲明，西州豪侠张伯玉等。

两人在金南渡后遭遇基本相同。麻九畴在称病请求离职后住在郾城，天兴元年（1232），蒙古军入侵河南，他携带全家逃往确山，被兵士



《沧海残阳》 长篇小说连载（十四）

■余飞

坏事呢！您可一定要想开呀！”

陈星聚却爽朗地大笑起来：“哈哈！我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只是对国家大事再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了！”然就在说话的同时，他的眼睛却望着远处的城门，好像在企盼着什么。

朱木言却没觉得眼前的陈星聚有点心不在焉，仍然是略带几分伤感道：“唉！什么都不说了，还是那句老话，以后在老家有什么事尽管捎信来，大事小弟帮不上忙，能帮的一定尽力。”

陈星聚这才认真道：“朱大哥哪里话，以后我就是个布衣，终老乡里，哪会有什么大事呀，但还是谢谢大人不嫌弃我这个被罢之人哪。”说着，他已向朱木言躬下身去。

就在此时，一乘二人小轿匆匆在他们的身边落下，陈星聚急忙迎上前去，恭迎一身便装的韦金榜从轿内出来，同时躬身道：“表叔，蒙您老人家这么多年的照顾，小侄没有给您老长什么脸，倒是让您老跟着受牵连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！”

韦金榜近前拉住陈星聚道：“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喝小商河水长大的你，你是好样的！暂时回去也好，替我问你母亲好。听你说，她快要过八十大寿了，我没什么寿礼，这块布料带给她，也算是我和您表婶子的一片心意吧！”说着，他返身来到轿前，拿出一个礼盒递给了跟着过来的陈星聚，同时压低声音说：“大师让我转告你，不要灰心，静待其变，也许事情还有转机。”

陈星聚急忙一躬到地双手接道：“小侄谢过大师，并代老母谢过您和表婶了！”陈星聚和二人拱手道别后，缓缓退向驴车。驴车驶上官道，车后扬起一片浮尘。

地处中原的临颍，于西汉初年置县，初名城颍，治所设于史载郑庄公掘地见母之地的固厢；隋代因水灾而县城南迁近颍河，并因濒临颍水而得名临颍。

这里最著名的就是县城南二十余里的小商河

截获，驱赶到广平，因病去世。元好问在金朝灭亡后，被囚数载，晚年重回故乡，隐居不仕，于家中潜心著述，直至终老。

再说张伯玉。

元好问在其诗中屡次提到的另一个人物是张伯玉。张伯玉对于元好问是“爱君恨不识君早”，是其本有缘相识却遗憾错失良机未曾谋面的一个同道中人。元好问在《范宽秦川图——张伯玉死后同麻征君知几赋》注中说：“尔后虽愿交而髯歿矣，未尝不以为恨也。”

元好问有两首诗是作于知道张伯玉死后。元好问引以为恨的是与张伯玉失之交臂，他认为张伯玉如李白一样不是“蓬蒿人”。他描写张伯玉是“紫髯落落西溪君，长剑倚天冠切云”；他说张伯玉是“望之见之不可亲，元龙未除湖海气”；他认为范宽所画的《秦川图》是张伯玉胸中的秦川；他觉得他作的诗张伯玉应是“作诗一笑君应闻”。那么历史上的张伯玉到底是怎样的人呢？金末太学生、山西东路考试官刘祁所著《归潜志》对张伯玉有所介绍。

《归潜志》是刘祁有感于“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，今虽物故，其言论、谈笑想之犹在目”“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诫规鉴者，不可使湮没无闻”而著的见闻录，是元代纂修《金史》的重要史料。能入《归潜志》的人在刘祁看来都是一代伟人。张伯玉就是刘祁心中的伟人，因而刘祁把他写入了《归潜志》。

《归潜志》介绍说，张伯玉为人豪迈不羁，是个奇士。他参加过两次科举而不中，“遂辍科举计”，从此再不想科举这回事。他住在许州之郾城，留着与腹齐的美髯，英俊潇洒，家有良田豪宅，且年过四十不娶，俨然一个钻石王老五。

张伯玉每天让他几个侄子管理各种事务，他自己却呼朋引伴，游山玩水，饮酒赋诗。每当酒喝至酣畅淋漓之际，诗兴大发，此时下笔有如神，“引纸落笔，往往有神仙语”。他曾经穿着紫绮裘，半醉坐堂上，人望之如神。他有诗曰：“日日饮燕市，人人识张胡。西山晚来好，饮酒不下驴。”

刘祁说张伯玉人品风雅、清高，从不会仰人鼻息，他非但不主动巴结权贵，凡到郾城来当地方官的人少不得要到他家去拜访。元好问和张伯玉失之交臂，就是因为张伯玉知道元好问在郾城，却没有想到要尽东道主的意思，结交一下元好问，导致元好问“亦偃蹇而去”，从而使两人此生无缘。他虽然恃才放旷，但他对朋友极为善良豪爽，凡是他所交往的人有困难，他都极力挈扶。然而他又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，他曾有一个小妾，只因一点小小的过失，居然被他用铁筒杀了；对待那些俗人（他看不顺眼的人），少不惬意，动辄就骂。他好饮酒，脾气直，有怪才，作诗往往有奇语，当时人认为他能和诗鬼李贺相比。

张伯玉还不到五十岁得了脑疽而亡。他死后，当时好多文人都写了吊唁的诗词，其中就有元好问、李子迁、麻九畴，麻九畴还为其写了祭文。李子迁之《吊张伯玉》云：“匣内青蛇亦悲吼，竟谁识扶云材。”

“窺一斑而见全豹。”从元好问的朋友圈可以推测出当时郾城隐居着怎样的一类人，他们在一起：“石鼎夜联诗句健，布囊春醉酒钱粗。”他们遗世独立，诗酒唱和，快意人生。

岁月凝香

■安小悠

我在人间的草木年华

草木是我童年的伙伴，它们携着浓浓零露和皎皎星月，顺着时光的脉络，一路跋山涉水，如一泓清泉，漫过我童年的原野。麦子、大豆、玉米、高粱、芥荠菜、狗尾草、酢浆草、苍耳、蓬蒿、杨柳槐、桃李杏，还有一些根本叫不上名字的草木，它们安静地发芽、开花、结实、长籽，遵循时令而为。风来时，它们欢呼雀跃，风停时，它们屏息凝神，身心皆沉浸在自己小小的心里。

我是一个在乡野中长大的孩子，它们的心事也是我的心事。春天草木葱茏，花袭大地，风儿摇摇，那些花呀草呀便一起舞蹈，向我致以草木界最高的礼遇和问候，一个小孩子，在那一刻感受到了草木界对她的热烈和隆重，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恩宠，她还宠若惊，被袅袅花香簇拥着，飞升九重天外，畅游天上花园。或者，她原本就是草木界的小公主，今生化身成人，不过是为了来世间经历一番凡人的爱恨。

我出生时，大雪纷飞，当我能直起头观看事物时，恰逢万紫千红好时节。父亲将我举起，我的小手抓到一片槐树翠嫩的叶子，当我再长大一些，父亲将我扛在肩头，我不仅能摘到更高处的叶子，甚至可以越过叶子，摘取一片月光。月亮漂浮在由无数星星组成的星河里，盈时是圆球，亏时则变成了一枚扁舟。父亲驮着我去战友家串门，月光洒在路上，无数草木的花儿和叶子从篱笆墙外探出头，父亲一一告诉我它们的名字，还有那些连父亲也不认识的，便根据形貌就地取一个相对妥帖的名字。

那时村子草木丰盈，没有人出去打工，大家都过着自给自足、简单快乐的日子，大人们种田，孩子们读书，动物们也各司其职，鸡鸭下它们的蛋，狗看家，猪在圈里蓄膘，牛耕地，羊在坡地吃草，蝴蝶花间起舞，鸟蛹爬上歌谣。春花烂漫、夏木繁阴、秋实累累、冬寒万物凋枯，这是四季的模样，也是千万年来时光在乡野中的画卷。当我脱离画卷到远方去，都市的霓虹亦曾让我沉迷，却没有清晰的四季，灯红酒绿的背后伴随的是灵魂的窒息和心灵的苍白。

二

几千年前，先辈把成片的芦苇、车前子、苍耳放进诗里，他们在原野一边吟唱，一边愉快地劳作。几千年后，我随父亲去田间播种，父亲扬起锄头，在田间刨出一个深浅适宜的坑，我便放两粒种子进去，种子汲水耕华，沐日月瑶光，萌发出一粒粒新芽，长成一个绿色的清新的文字，待青禾长大，成熟成行，便是诗的华章，没有比父亲更伟大、更有才华的诗人了。

如果田地是父亲的诗笺，那我一定是其中最好的一篇。他带着我，踩过最松软的泥土，涉过最清冽的河塘，他将所有的爱融进菱角里，给了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甜蜜。那时候，土地还是土地，还没有被穿上水泥浇筑的铠甲，还没有被高耸入云的楼宇钉在背上，人们只是在必要的地方铺上砖方，其他地方就任由土壤呼吸，任由草木生长，任由人类的肌肤感受它在四季中的温度。

草木扎根土地，自然就带有土地的性格，和土地一样，它们只呈现它们最真实的颜色，即本色，它们执著地坚守自己的本

性，即“草木有本心”。它们四季皆有不同的模样，它们在季节之内所展现出的样子，本身就是一首诗，季节于草木，不过是章节，不过是句点。所有田野中的草木都淡淡地活着，守着本分做事，从不迷惘，循着季节生长，从无僭越，更无志于成为仙芝瑞草，殊花异木。而人在很多时候，却常常被名利的洪流卷进欲望的深渊，最终迷失自己。

几截枯木，被扔在房屋的夹道里，等待它们的多半是被当柴火烧掉的命运，任由岁月剥蚀，但即使是枯木，挨着土地也能再焕生机，雨水充盈时，便生出苔藓，雨水适宜时，便生出木耳，一团团一簇簇，竖着耳朵聆听风吹的声音、花开叶落的声音、时光裂变陨落的声音、鸡鸣狗吠猫叫的声音、鸟虫虫啾蛙跳的声音。有时，枯木会萌发新芽，重生枝条，于是，便能从中猎得几缕近于苍凉与绝望的美感，你会心疼这些枝芽靠汲取母体的养分以及上苍稀薄的恩赐活着，同时又会为它们的倔强和顽强生出敬佩之心，我们漂泊无依的灵魂，终于有了一方可供栖息的地方，这是草木最让人动情之处。

三

幼时，颍河两岸常可寻到大片薄荷，尤其在夏季，雨水丰沛，薄荷便尤为茂盛。“近雪者性洁，近荷者心香。”薄荷非荷，但绿意淡抹，吐气如兰，有荷之清雅。薄荷是草，但凝霜为眉，集露为吻，周身皆带清凉的香气。在河畔的薄荷中，又以水闸附近的生得最好，水闸由红色花岗石砌成，经河水多年润浸冲刷，颜色渐赤，衬着碧绿的薄荷，既古老又清新，甚得我意。如若不是怕压折它们，擦伤它们，我一定要俯下身子给它们人类最深情的拥吻和亲吻。

每到秋天，我是多羡慕蟋蟀和蚂蚱可零距离亲近薄荷，敏捷的后腿一蹬，便在薄荷丛中引发一阵战栗，仿佛是薄荷在笑。蝴蝶远远就嗅到了薄荷的香味，仪仗翩翩地飞过来，落下、飞起，又落下、又飞起，仿佛是反复亲吻，实则是再三确认，当确认薄荷非花后，便悻悻地飞走了。我坐在水闸旁，用红薯的茎叶做成步播，用蓖麻的花架裁成裙裳，把薄荷装扮成静女的模样。对，它就应该不是静女其姝，俟流经此处的河水于水闸，看不见，水到此处便故意放慢流速，一定是想多嗅一嗅薄荷的清香，一定是想将映在水面的薄荷的影子更深地镌刻在心上，于是哗啦啦的河流成了淙淙溪涧，低吟浅唱间便是一曲对薄荷的赞歌。

赞歌亦是离歌。我总分不清薄荷和丁香，它们应是草木界的双胞胎，还有迎春和连翘、牡丹和芍药、罂粟和虞美人、凌霄和炮仗花，它们虽其形似但其香异，后来长大远离故土，颍河之畔的薄荷便只能在记忆里摇曳。偶尔去药店买来风干的薄荷叶子，用稀布包好塞进枕头里，虽非那一捧，但薄荷香丝缕入鼻，借着梦拐着弯也要将我从千里之外带回颍河畔。有时面对生活的琐碎和人生的无常，嗅一缕薄荷的清香，深入肺腑之际已悄然改变了内心的愁苦，我由此似乎也获得了某种神奇的力量，使我即使面对荆棘，也能朝向绿意溶溶的草木深处一路狂奔。

我在人间亲手所植草木，累累果实是我留给大地的礼物，绵绵绿荫是我留给大地的背影，如果枝繁叶茂，那么树冠深处有我鸟儿留下的巢窝；如果扎根泥土之处我能选择，我愿是南山之南，东篱之下。

锦荣归，不说接官的排场了，这个个灯啊结个彩的总是应该的吧？咱这可好，什么排场您老人家都不让摆！”

正在洗涮的来妮虽然是使唤丫头，但老太太却待她如家人，平常就爱和老太太逗个嘴讨她开心，听到陈旺这么说就顺势接过了话头：“人家过官叫净街，咱家答回来，叫净院！”老太太嗔怒道：“胡说什么呀！你家大爷一去就是八年，中间就回来过两次，一次吧，连夜都没过就走了，这次回来我不罚他就是好的了，还叫净街哩！”

来妮却不管她怎么说仍然回道：“罚？谁信哪？是谁听见门环响就往大门口跑？是谁半夜发痒症还叫‘耀堂环堂’……”

老太太被说破了心事，脸上真有些挂不住了：“敢学我，看我不得烂你的嘴！”说着就要追打来妮。来妮见状，吓得转身就跑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年过半百的夫人推开大门进院，见状急忙拦住老太太的同时回头对来妮喝道：“还不快向老太太请罪？老大不小了，一点规矩也没有！”

来妮急忙收住笑，慢慢回头躬身向老太太道：“俺再也不敢了老太太！”

老太太大笑起来：“我还就是喜欢这个妮子哩！好了，忙你们的去吧！陈旺，大少爷那几信捎了没有？”

陈旺急忙回道：“放心，我亲自送去的，说不定现在就在回来的路上走着呢！”

老太太颌首道：“好，好！几年没见过爹了，他不想爹，他爹也想他呀！回来叫他多看看他的学问有长进没有，马上就该乡试了，能像他爹一样考个举人回来，我老太太也好向列祖列宗交代了呀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中共漯河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漯河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特约刊登

